

◎世纪情爱小说精品

美情

◎沈从文／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精品

沈从文/著
曾 煜/选编

情 美

世纪情爱小说精品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(吉) 新登字 01 号

世纪情爱小说精品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保定燕龙印刷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106 印张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 册

ISBN7 -206-02336-3

G·565 全套定价: 126.00 元 (2)

前 言

沈从文是现代中国最多产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，更是写情爱的高手和妙手。

他写了那么多如歌如梦的情爱故事：《边城》、《柏子》、《连长》、《雨后》、《阿黑小史》……串连起来，恰如他笔下家乡的辰河水那样绵绵不绝。

他笔下的乡下边城的爱情是那样美，那样真，那样纯：边城的少男少女情美如水，水手与妓女有情有意，山中野合的男女自然纯真，驻防的军官与女房东恋恋难舍……一个个多情重义，连妓女都那样纯朴，宛如太古时代的人类。是真还是幻，你自然可以评说；但却绝对的美，与小说的翠竹流水相同。

笔转都市，沈从文小说中的情爱却显出狰狞与可怕：大学教授们一肚子男盗女娼却表面上道貌岸然，女人为了拴住爱人不惜弄瞎他的双眼，有钱的上流男女忙着偷情纵欲却没有真情，有的只是虚伪、靡乱与堕落！情爱是一轮怪异的太阳，映照出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！

乡下人有情而都市人无情，沈从文如是说。

作者简介

沈从文（1902—— ） 原名沈岳焕，曾用笔名小兵、懋琳、炯之、休芸芸、甲辰、上官璧、璇芳等。1902年12月28日生于湖南省凤凰县（今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）。1918年小学毕业后，在本乡土著部队当过上士司书。1923年受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到北京，升学未成，于是自学写作。1926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，并与胡也频编辑《京报》副刊和《民众文艺》周刊。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、丁玲编辑《红与黑》和《红黑》杂志。曾参加新月社。1929年在吴淞中国公学教写作，后在青岛大学任教。1934年至1935年在北平和天津编《大公报·文艺》副刊。抗战爆发后，在西南联大任教。胜利后到北大，同时编《大公报》、《益世报》副刊等。建国后，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。

他善于以清新、优美的文笔抒写青年男女的细致感情，以写人性美人情美为创作的极致，其主要作品以家乡沅水流域的风土人情为背景，反映了旧中国社会特殊的一角。此外，他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题材和反映旧军队生活的作品。

沈从文是一个多产作家，仅文学著作就有三十多种。主要有短篇小说集《蜜柑》、《雨后及其他》、《八骏图》、《月下小景》等，中篇小说《边城》，长篇小说《长河》、《阿丽思中国游记》等。

在爱情上，一切都是真的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在这个问题上，谁也不会显得荒谬。

——尚福尔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雨后.....	1
柏子.....	7
都市一妇人	15
夫妇	38
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	48
连长	61
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	72
如蕤	95
丈夫.....	123
绅士的太太.....	143
龙朱.....	172
媚金·豹子·与那羊.....	193
阿黑小史.....	206
边城.....	256

雨 后

“我明白你会来，所以我等。”

“当真等我？”

“可不是，我看看天，雨快要落了，谁知道这雨要落多大多久，天又是黑的，我喊了五声，或者七声。我说，四狗，四狗，你是怎么啦！雨快要落了，不怕雷公打你么？全不曾回声。我以为你回家了。我又算……雨可真来了，这里树叶子响得怕人，我不怕，可只担心你。我知道你是不曾拿斗篷的。雨水可真大，我躲在那株大楠木下，就是那株楠木，我们俩……忘记了么？你装。我要问你到底打哪儿来，身上也不湿多少，头又是光的，我问你，躲到什么洞里。”

四狗笑，四狗不答。他不说从家中来，她便明白的。

他坐到那人身边去，挤拢去坐，垫坐的是些桐木叶。

这时雨已过前山，太阳复出了，还可以看前山成块成片的云，象追赶野猪，只飞奔。四狗坐处四围是虫声，是树木枝叶上积雨下滴的声音，头上是个棚，雨后太阳蒸得山头出热气，四狗头上却阴凉。头上虽凉心却热，四狗的腰被两只手围着了。

“四狗，——”想说什么不及说，便打一声唿哨。

因为对山有同伴，同伴这时正吹着口哨找人。

同伴是在雨止以后又散在山头摘蕨菜，这时陪四狗坐的也是摘蕨人。

在两人背后有一个背笼，是她的。四狗便回头扳那背笼看。

“今天怎么只得这一点？……喔，花倒得了不少。还有莓咧，我正渴，让我吃莓吧。下了一阵雨，莓是洗淡了，这个可是雨前摘的？我喂你一颗，算我今天赔礼，不成吗？”

“要你赔礼？我才……”

她把围着四狗的腰的两只手放松了，去采地上的枯草。

“我告诉你，我也总有一天要枯的，——一切也要枯，到八月九月，我总比你们枯得更早。”

四狗莫名其妙，他说道：

“我的天，我听不懂你的话。说什么枯不枯。”

“我也不一定要你懂，你总有一天懂的。”

“让我在这儿便懂，成不成？”

“你要懂，就懂了，载不得我说。”她又想，“聋子耳边响大雷，没得用处，”就哧的笑了。

四狗不再吃莓了，用手扳并排坐的人头。黑色的皮肤，红红的嘴，大大的眼睛与长长的眉毛。四狗这时重新来估价。鼻子小，耳朵大，下巴是尖的，这些地方四狗却放过了。他捏她辫子，辫子是在先盘在头上，象一盘乌梢蛇，这时这蛇挂在背后了，四狗不怕蛇咬人，从头捏至尾。

“你少野点。”说了却并不回头。

因为蛇尾在尾脊骨下，四狗的手不得到警告以前，已随随便便的……

四狗渐渐明白自己的过错了。通常便如此，非使人稍稍生气，不会明白的。于是他亲她的嘴——把脸扭着不让这么办，所亲的只是耳下的颈子。四狗为这个情形倒又笑了。他算计得出，这是经验过的，象看戏一样，每戏全有打加官。打加官以后是……末了杂戏热闹之至。

稍停停，不让四狗见到那么背了脸，也笑了，四狗不必看也清楚。

四狗说：“莫发我的气好了。”

“怎么还说人发你的气。女人敢惹男子吗？……噓，七妹子，你莫颠！”

后面的话音扬得极高，为的是应付对山上一个女人的唱歌。对山七妹子知道这一边山草棚下有阿姐与四狗在，就唱歌弄人。

四狗是不常常唱歌的，除非是这时人隔一重山——然而如今隔一层什么？他的手，那只拈吃过特意为他摘来的三月莓的手，已大胆无畏从她胁下伸过去，抓定一只奶了。

但仍然得唱，唱的是：“大姐走路笑笑底，一对奶子翘翘底。心想用手摩一摩，心子只是跳跳底。”

四狗的心跳，说大话而已。习惯事情不能心跳了，除非是把桐木叶子作她的褥，四狗的身作她的被，那时得使四狗只想学狗打滚。

对山的七妹子，象看清四狗唱这歌情形下的一切，便大声的喊：

“四狗！四狗！你又撒野了，我要告你们的状。”

“七妹子，你再发疯，你让我捶你！”

作妹的怕姐姐，经过一阵吓，便顾自规规矩矩扯蕨菜去了。这里的四狗不久两只手全没了空。

象捉鱼，这鱼是活的，却不挣，是四狗两手的感觉。

四狗不认字，所以当前一切却无诗意。然而听一切大小虫子的叫，听晾干了翅膀的蚱蜢各处飞，听树叶上的雨点向地下的跳跃，听在身边一个人的心跳，全是诗的。

“请你念一句诗给我听。”因为她读过书，而且如今还能看

小说，四狗就这样请。

明白她是读书人，也就容易明白先时同四狗说话的深意了。她从书上知道的事，全不是四狗从实际上所能了解的事。说是要枯了，女人只是一朵花，真要枯。知道枯比其他快，便应当更深的爱。然而四狗不是深深的爱吗？虽然深深的爱，总还有不够处，这是认字的过错。四狗幸好不认字，不然这一对，当更不知道在这样天气下找应当找的快乐了。

说是请念一句诗，她就想：

念深了又不能懂，浅了又赶不上山歌好，她只念：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”景不洽，但情绪是这样情绪。总还有比这个更好的诗，她不能一一去从心中搜寻了。

四狗说这诗好，——不是说诗好，他并不懂诗，是说念诗的人与此时情景好罢了。他说不出他的快乐，借诗泄气。

手是更其撒野了……

“这样天气是不准人放荡的天气，不知道么？”

四狗听到说天气，才象去注意天气一样，望望天。天是蓝分分的，还有白的云。白的云若能说是羊，则这羊是在海中走的。四狗没见过海，但是那么大，那么深，那么一望无边，天也可以说是海了。

“我说天气太好了，又凉，又清，又……”

“你要成癆病才快活。”

“我成癆病时，你给我的要好多！”四狗意思是身体强，纵听过人说年青人不注意身体就会害癆病，然而癆病不是一时起的事。

“给你的，——给你的什么？呸！”

到底给什么，四狗也说不出。于是被呸了也不争这一口

气。说出来，难道算聪明么？

到后他想到另外一个事情，要她把舌子让他咬。顽皮的章法，是四狗以外的别一个也想不出，不是四狗她也不会照办。

“四狗你真坏，跟谁学到这个？”

四狗不答，仍然吮，那么馋嘴，那么粘腻，活象一只叭儿狗。

“四狗……你去好了。”

“我去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呆成？”

她却笑，望四狗，身子只是那么找不到安置处，想同四狗变成一个人。

她把眼闭着，还是说，“四狗，你去了吧。”

四狗要走，可也得呆一会儿。

他看她着急。这是有经验的。他仍然不松不紧的在她面前缠，则结果她将承认四狗在她面前放肆是必要的一件事。四狗“坏”，至少在这件事上是坏的，然而这是有纵容四狗坏的人在，不应当由四狗一人负责。

“我让你摆布，四狗可是，你让我……”

一切照办，四狗到后被问到究竟给了他多少，可糊涂得红脸了。头上是蓝分分海样的天，压下来，然而有席棚挡驾，不怕被天压死。女人说，四狗，你把我压死了吧！也象有这样存心，到后可同天一样，作被盖的东西总不是压得人死的。

四狗得了些什么？不能说明。他得了她所给他的快活。然而快活是用升可以量还是用秤可以称的东西呢？他又知道了。她也得了些，她得的更不是通常四狗解释的快乐两字。四狗给她一些气力，一些强硬，一些温柔，她用这些东西把自己陶醉，醉到不知人事。

一个年青女人，得到男子的好处，不是言语或文字可以解说的，所以她不作声。仰天望，望得是四狗的大鼻子同一口白牙齿。然而这是放肆过后的事了。

“四狗，不许到井边吃那个冷水！”

在草棚的她向下山的四狗遥喊时，四狗已走到竹子林中，被竹子拦了她的眼睛了。

天气还早，不是烧夜火时候。雨不落了，她还是躺着，也不去采蕨菜。

一九二八年

柏 子

把船停到岸边，岸是辰州的河岸。

于是客人可以上岸了，从一块跳板走过去。跳板是一端固定在码头石级或泥滩上，一端在船舷。一个人从跳板走过时，摇摇荡荡不可免。凡是要上岸的，全是那么摇摇荡荡上岸了。

泊定的船实在是太多了，沿岸停泊，桅子数不清，大小小随意的矗到空中，桅子上的绳索象纠纷到成一团，然而却并不。

每一个船头船尾全站得有人，穿青布蓝布短汗褂，口里喷了长长的旱烟杆，手脚露在外面让风吹——毛茸茸的象一种小孩子想象中的妖洞中喽罗，毛脚毛手。看到这些手脚，很容易记到“飞毛腿”一类英雄名称。可不是，这些人正是！桅子上的绳索揸着了活车，拖拉全无从，看这些飞毛腿的本领，有得是机会显露！毛脚毛手所有的不单是毛，还有类乎钩子的东西，光溜溜的高桅，只要一贴身，便飞快的上去了。为表示这上下全近于儿戏，一面整理绳索，一面还在上面唱歌。那一边桅上，也有这样人，则歌是来回唱，更带劲有情。

昂了头看这把戏的，是各个船上的伙计。看着还在下面喊着，不拘要谁一个试上去，全是容易之至！只是不得老舵手吩咐，则照例不敢放肆。看的人全是心中发痒，又不能随便爬上桅子顶去唱歌，逗其他船上媳妇发笑，便骂了。

“我的儿，摔死你！”

“我的孙，摔死了你看你还唱！”

“……”

仍然唱个不停，且可以说更起劲。但可以把歌唱到下面骂人的人听，当先若是唱《一枝花》，这时唱的便是《众儿郎》了。众儿郎却依然是笑嘻嘻昂了头看这唱歌人，照例生气不得的。

可是在这情形中，有些船，却有无数黑汉子，用他的毛手毛脚，盘着大的圆的黑铁桶从舱中滚出，也是那么摇摇晃荡跌到岸边泥滩上了。还有方形用铁皮束腰的洋布，有海带，有鱿鱼，有药箱……这些东西同搭客一样，在船舱中紧挤着卧了二十天或十二天，如今全应当登岸了。登岸的人各自还家，各自找客栈，各自吃喝。这些货物则各自为一些大脚婆子来抱之负之，送到沿河各个堆栈里去。

在这样匆忙情形中，便正有闲之又闲的一类人在。这些人耳朵能超然于一切嘈杂声音以上，听出桅子上人的歌声；可是心也正忙着，歌声一停止，在唱歌地方代替了一盏小红风灯以后，那唱歌的人，便已到这听歌人的身边了。桅上用红灯，不消说是夜里了，这个水码头夜里世界不是平常的，你们看。

落着雨，刮着风，各船上了篷，人在篷下听雨声风声，江波吼哮如癫子，船纵是互相牵连互相依靠，也簸动不止，这情景在沅水一带是常有的。坐船人对此决不奇怪，不欢喜，不厌恶。因为凡是在船上生活，这些平常人的爱憎便不及在心上滋生了。有月亮又是一种趣味，同晚日与早露，全各有不同，然而他们全不会注意。但船上人心情若必须勉强分成两种或三种，这分类方法得另作估计，吃牛肉与吃酸菜，这是能左右一般水手心情的一件事，泊半途与湾口岸，这于水手们情形又稍稍不

同。不必问，牛肉比酸菜更为符合这类“飞毛腿”胃口，船在码头边停靠他们也欢喜多了！

如今是说夜里又正落小雨，泥滩头滑溜溜，使人无从立足，还有人上岸到河街去。

这是船夫中之一个，名叫柏子。日里爬桅子唱歌，不知疲倦，到夜来，还不知疲倦，所以如其他许多水手一样，在腰边板带中塞满了铜钱，小心小心的走过跳板到了岸上。先是在泥滩上走，没有月，没有星，细毛毛雨在头上落，两只脚在泥里慢慢翻——成泥腿，快也无从了——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，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在。

灯光多无数，每一小点灯光便有一个或一群水手在那里谈天取乐。灯光还不及塞满此小房，快乐却将水手们胸中塞紧，——居然是欢喜在胸中涌，一定得打嗝，所以沙喉咙的歌声笑声从楼中溢出，与灯光同样，溢进上岸无钱的水手耳眼中，便如其他世界一样，反应着欢喜的是诅咒。他们尽管诅咒着，然而一颗心也依然摇摇晃晃上了岸，且不必冒滑滚的危险，全各以经验为标准；把心飞到所熟习的吊脚楼上去了。

酒与烟与女人，一个浪漫派的文人非此不能夸耀于世人三样事，这些喽罗却很平常的享受着，虽然酒是酩酊之酒，烟是平常的烟，人则更是……然而各个心是同样的跳，头脑是同样的发迷，——我们全明白，这些只是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以及说下流话的口，可是于这时也必然粘粘糊糊，也能找出所蓄于心各样对女人的谄谀言语献给面前的妇人。也能粗粗卤卤的把脚放到妇人的身上去，脚上去，以及……他们把自己沉浸在这空气中，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。女人帮助这些无家水上人，把一切劳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心中取去，放进的是类

乎烟酒的兴奋与醉痴。在每一个妇人身上，一群水手这样那样作着那顶切实的梦，预备将这一月储蓄的铜钱和精力，全部倾倒到这妇人身上，他们却从不曾预备要人怜悯，也不知道可怜自己。

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。若说这生活还有使他们在另一时回味反省的机会，仍然是快乐的罢这些人的心，可说永远是健康的，在平常生活中，缺少眼泪却并不缺少欢乐的承受。

其中之一的柏子，为了上岸去河街找他的幸福，终于到一个地方了。

先打门，用一个水手通常的章法，且吹着哨子。

门开了，一只泥腿在门里，一只泥腿在门外，身子便为两条臂缠紧了，在那新刮过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脸上，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。

这种头油香是他所熟习的，这种抱人的章法，先虽说不出，这时一上身却也熟习之至。还有脸，那么软软的，混着粉的香，用口可以吮。到后是，他把嘴一歪，便找到了一个湿的舌子了，他咬着。

“悖时的！我以为到常德被婊子尿冲你到洞庭湖底了！”

“老子把你舌子咬断！”

“我才要咬断你……”

进到里面的柏子，在一盏满堂红灯下立定，妇人望他傻笑。这一对是并肩立，他比她高一个头，他略略蹲下，象整理槽绳那样扳了妇人的腰，妇人身便朝前倾。

“老子摇槽摇厌了，要推车。”

“推你妈！”妇人一面说，一旁便搜索柏子的身上东西。搜出的东西往床上丢，又数着东西的名字。“一瓶雪花膏，一卷纸，